

新媒体时代文学何为

本报讯(记者 行超) 近日,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南方文坛》杂志社、北海市作协主办的第六届“今日批评家”论坛暨北部湾作家群创作培训班在广西北海举行。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郭运德,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阎晶明,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广西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洪波,广西文联副巡视员、广西作协名誉主席冯艺,以及数十位作家、批评家与会参与讨论。会议由《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主持。

位于南海北部湾的北海市在“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区域中,既有人类文明的累累硕果,又有大自然倾心构造的壮美景观。近年来,以廖德全、顾文、邱灼明、凌洁、阮直、庞白、小昌、刚夫、董晓燕、梁思奇、叶华、伍稻洋等为代表的“北部湾作家群”,以自己不俗的文学存在,承接和发展了他们的前辈李英敏、徐汝钊、黄河清、陈建功、白原、黄伊、杜斯坤等人开创的文学传统,创造出一个充满地域特色的文学世界。

在北海作家创作研讨会上,阎晶明从整体上评价了北海作家的创作。他认为,北海市是一个不断有作家冒出来的地方,老一代、中年一代北海作家坚持写作,佳作频出;青年作家不断涌现,实力不俗。北海作家散文写作队伍庞大、基础雄厚,现在又在小说、诗歌领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作为一个沿海的新兴城市,能

够有这样的文学传统和文学实力,令人感佩。周大新、王尧、张清华、李东华、王春林、黄咏梅等具体评价了北海作家的作品,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对于他们创作的具体意见。

“今日批评家”论坛以“凝聚批评新力量,互启文学新思想”为宗旨,以《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栏目为名,与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深受文坛关注和称赞。本届论题为“全媒体时代文学价值的发现与阐释”,大家围绕“新媒体时代文学何为、文学批评何为”展开了讨论,论坛由郅元宝主持。

吴义勤谈到,在全媒体时代,文学被污名化日益严重,文学的边缘化每天都在发生,信息爆炸的背后是文学被淹没的速度加快。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界需要重新思考文学的意义,呼唤大众对文学的关注。文学批评不仅要找缺点,还要发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并对其进行肯定,对文学的价值的发现和肯定是批评和研究的真正意义。与会者谈到,在当下,文学看似面对边缘化的处境,但我们不必悲观。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文学会始终保持其作用。文学是人类最基础、最根本的精神需求,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充满信心。目前文学界也存在一些自说自话、自我满足的问题,这使得文学离大众越来越远。因此,作家、批评家要关注人生疾苦,关注人的心灵,关

注社会现实,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经典。谈峥认为,全媒体时代让作家“在孤独中写作”的状态得到了很大的改变,作家很快就能得到读者的反馈,还可以随时与他们进行互动。同时,全媒体时代对作家的要求更多了,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相结合是目前文学发展的一个方向,文学载体的变化会催生出更丰富的文学形式。此外,房伟、徐刚、陈思、黄德海、杨晓帆等从新媒体的角度分析了文学发展的新可能。大家认为,全媒体时代在文学门类的开掘、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对文学读者的争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新旧媒体之间具有贯通性,对于全媒体时代文学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在技术层面,更要深入文本本身。例如,网络小说继承和复活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说书人传统,其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经验,我们的文学评论应该予以关注。

同期举行的还有《南方文坛》2015年度优秀论文颁奖会。钱理群的《鲁迅杂文》、黄德海的《知识结构变更或衰年变法——从这个角度看周作人、孙犁、汪曾祺的“晚期风格”》、洪治纲的《先锋文学与形式主义的迷障》、张立群的《文学史深处的精神暗河——昌耀诗歌论析》、李德南的《生命的亲证——论史铁生的宗教信仰问题》、陈思的《“生活”的有限性及其五种抵抗路径——以2014年短篇小说为例谈80后小说创作现状》获奖。

海峡两岸作家共同书写美好记忆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历经为期10个月的投稿、收集整理和评审工作,11月23日,海峡两岸网络原创文学大赛颁奖典礼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书记处书记阎晶明,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潘凯雄出席。

此次大赛由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主办,是一次面向海内外华语作者的网络原创征文活动。大赛以“那些美好的……”为主题,鼓励两岸创作者书写存留在记忆与想象国度里“那些美好的”生命经验,并将其通过

互联网传播开来,传递美好与和谐。大赛共收到有效参赛作品1086部,其中来自中国大陆地区作品1047部,港澳台地区作品37部,加拿大华人作品2部。评委会对进入复审的200部参赛作品进行评定,最终有50部作品入围,并评出金银铜奖和优秀奖。据介绍,此次大赛的投稿作品体裁多样,内容丰富,作者年龄跨度较大。主办方还积极推进获奖作品纸质书出版和入围作品版权推荐,目前已有部分作品达成影视改编意向和纸质书出版合作意向。



11月23日至28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第三届架上连环画展”全国巡展第六站在京举行。展览共展出14位特邀作者和18位优秀作品作者的246幅作品,展出作品不仅代表了目前连环画创作的较高水平,也反映出“架上”观念下的连环画极具当代性的审美追求。参展作品弘扬了抗战精神、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几乎涵盖所有画种,艺术家们通过连环画的形式全方位展现了抗战历史。本次展览的举办是中国美协连环画艺委会提出的“大连环画”概念的集中成果展现,也吹响了“中国连环画”再出发的号角。图为董克诚的《狙击英雄》之一)。(晓 晨)

《诗刊》开辟“旗帜”新栏目

本报讯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9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在即将到来的2016年,《诗刊》将开辟名为“旗帜”的新栏目,向全国诗人及诗歌爱好者发起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和长征精神的征文活动,期待诗人们通过作品关注党和国家及民族的命运,关注伟大时代的历史进程。

从1921年至今,穿过疾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近百年历史,堪称风雷激荡的征战史、革故鼎新的创业史、继往开来的图强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人民百折不挠,励精图治,奋起直追,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从苦难的深渊,带进了举世瞩目的世界大国和世界强国行列,创造了人类发展进步的奇迹。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在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同时,又提出理论创新、制度创

新、道路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让世人惊奇地看到这个经过95年艰苦奋斗的政党依然雄心勃勃,意气风发,志在带领中华民族走在世界前列。而8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长征,历经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河流,走过荒无人烟的雪山和草地,行程二万五千里,粉碎了强敌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延安,写下了人类征服艰难险阻、在垂危中自我拯救绝处逢生的神话。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程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精神,既是我们独自拥有的一脉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又是一座开采不尽的精神富矿。诗刊社希望,诗人们能够独辟蹊径,用心用力,写作和奉献自己的攀高之作、生命之作;也特别渴望未来在“旗帜”栏目中涌现的作品,具有人类眼光、世界视野、时代情怀。

纪念邓力群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举行

刘云山出席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纪念邓力群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5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邓力群同志亲属。

邓力群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

长刘奇葆在座谈会上深切缅怀了邓力群同志的崇高品格和革命风范,强调要学习他坚守崇高理想信念的革命精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刻苦学习敏于求知的可贵品质、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高尚情操。强调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艰苦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11月21日至23日,由福建省作协、闽南师大文学院、漳州市作协主办的“经典福建 创意闽南——闽派诗会走进漳州”系列活动在漳州市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福建省文联主席张帆、副主席陈毅达,以及100多位诗人、评论家一起参加了闽派诗歌朗诵会、漳州诗群作品研讨会以及采风创作等活动。

吉狄马加在开幕式上谈到,当前诗歌活动非常活跃,这说明在物质文明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们越来越积极地寻找新的精神空间。地域性诗歌的崛起更是为当下诗歌的繁荣增添了新的力量。诗人写作,总是喜欢从个体的东西出发,抒写身边的人与事,挖掘地域性的元素,这是保持诗歌独特面貌的基础。但是,真正伟大的诗歌还要进入到普遍人性的层面,深刻反映人的存在状态和精神意识,体现出人类意识。这样的诗歌会对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起到弥合的作用。

据介绍,漳州诗群人数众多,包括以道辉、阳子为代表的新死亡诗派,以安琪、康城为代表的《第三说》诗人群,以及以老皮为代表的《诗歌蓝本》诗人群等,在闽派诗歌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杨炼、张清华、陈仲义、罗振亚、霍俊明、伍明春、任毅等与会者谈到,漳州诗群内部存在诸多差异性,但彼此之间进行着密切交流,形成了整体的合力。他们根据自身的文化环境进行提问,又有超越地域性的视野,喜欢关注时间、生命、死亡等形而上的问题。但是,他们的一些作品过于注重先锋性,读者却很难找到进入其中的路径。

季志敏长篇报告文学《这世界不哭》:

发现爱 点燃爱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1月25日,由作家出版社主办的季志敏长篇报告文学《这世界不哭——广州111号病室日记》出版一周年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以及雷达、胡平、李炳银、何向阳、贺绍俊、李建军、宋玉书、刘嘉陵等来自北京、辽宁的专家学者与会研讨,对作品的丰富内容和艺术价值展开交流。研讨会由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陵主持。

日记报告文学《这世界不哭》记录了作者2011年7月至次年6月在广州一家中医院住院过程中的见闻,由作家出版社于去年推出。该书向读者展现了白衣天使们温暖坚忍、恪尽职守、忍辱负重的一面,热情讴歌了医疗工作者无私奉献的职业精神,出版后产生了广泛社会反响。

与会者认为,在医患矛盾较为突出的当下,《这世界不哭》走进医护人员的内心世界,积极传播正能量。在漫长的疗病阶段,在遥远的粤地他乡,在各种病患痛苦和复杂情绪中,作者以病人和作家、当事人和采访者的双重身份同时进入生活,观察细节,感知心灵,关注身边的平凡人、平凡事,捕捉生活中的真善美,挖掘普通人的人性和大爱,用文字讲述自己的亲身见闻和体悟,“用爱去发现爱,点燃爱”。作品视角独特,文风平实,叙述细腻,具有较强的文学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与会者同时分析了作品的不足和有待提高之处,如部分内容略显琐碎、纪实的客观性和抒情的主观性应更好融合等。

专家研讨跨媒体视野中的新世纪女性文学

本报讯 进入新世纪以来,“女性文学”的生产方式、表现形态与美学特征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如何在新的文学环境中把握当前女性文学的走向和特征,已经成为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11月14日,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上海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与冰心文学馆举办的“2015年女性文学研究青年论坛:跨媒体视野中的新世纪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多所院校的十多位青年学者参加了会议。大家围绕“宏观视野中的女性文学”、“代际意识与性别书写”、“媒介转型与女性写作新变”、“跨媒体时代的性别文化生产”等主题展开讨论,思想的火花不断碰撞,思路也在不断扩展。大家表示,在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女性文学研究将会不断向纵深发展。(陈闻璐)



新书贴

《三兄弟》

谷音著

漓江出版社

2015年11月出版



《三兄弟》是作家谷音(孙豹隐)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了方中平、杨天石、刘长顺三个核心人物传奇的不同际遇,诠释了一幕幕跌宕起伏的人生悲喜剧,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丰赡而又复杂的风情面貌,生活气息浓郁充盈。

作家与写手

□高深

300多年前,法国诗人、文学批评家尼古拉·布瓦洛曾说过:“如果把写作当作一种赚钱的手段,成为一个受雇于书商的‘阿波罗’,他就拒绝了一切尊重和敬意。”今天,当我们认真地品味这句话,仍然觉得颇有切中时弊的痛感。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尖锐地指出:“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一些人觉得,为一部作品反复打磨,不能及时兑换成实用价值,或者说不能及时兑换成人民币,不值得,也不划算。”一个作家把自己的作品完全当成卖钱的商品,那它必定是低级趣味的、粗制滥造的。

我以为在当今的“写作行列”里,起码有两种人,一种是作家或作者,另一种是写手。写手有一套熟练的文字技巧,有结构故事和情节的成功套路,有大致相同的描写环境和人物的公式,对所有的题材似乎都驾轻就熟,需要什么角色、语境、场景……几乎都可以信手拈来,妙言成章。写手的写作速度可以任买家定时,还可以雇用枪手。这种作品一定是写得很热闹、很时髦、很好看,但读过也一定会觉得很没意思。

作家每逢动笔,总是因为生活中出现若干令人思考的问题,作家因有感而通过文学作品加以揭示和回答,故有“不吐不快”一说。明代作家、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在《行素园存稿引》中发表过这样的高见:“物之传者,必以质,文之不传,非曰不工,质不至也。树之不实,非无花叶也;人之不译,非无肤发也;文章亦尔。行世者必真,悦俗者必媚,真久必见,媚久必厌,自然之理也。”他又说:“今之文不传矣……古者如膺,才者如莽,奇者如吃,模拟之所至,亦各自以为极,而求之质无有也。”袁宏道这里所说的“质”,即是指事物的真实与文学的本质。没有真实和本质的文学,便是不开花不结籽的草木,没有价值,没有永久性。文学的娱乐功能、审美功能、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是有机关结合的,一个也不能少。写手们急功近利,回避生活,脱离人民,让低俗之作大行其道,不仅对文学是一种玷污,也是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

文学创作是一种很艰辛的脑力劳动。有些作家的成名作即是其一生的巅峰之作,他可能后来更用心地写作,技巧或许更熟练了,可就是再也写不出超越成名作的作品。这其中好似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奥秘,其实作者自己是可以说清楚的。有一位作家告诉我:“写成名作时根本没想过‘成名’;那篇成名作已经在肚子里怀胎几年,分娩后又反复打磨多次,不敢轻易投稿,后来还是在一位老师的鼓励下才投给编辑部的。”他这话可能看不出什么奥秘,但是仔细咀嚼以后,似乎又道出了真正的奥秘。

文学翻译亦是如此,翻译家中也有“译家”和“译手”之别。按说只要外文造诣深,翻译作品应该比文学创作容易一些。其实不然,一位把翻译看作是第二次创作的翻译家,翻译一本书有时比作家写一本书付出了更多的心血。著名俄文翻译家草婴每翻译一本书,总要先通读几遍原作,先让书中的主人公和其他重要人物形象在头脑里活跃起来,然后再逐字逐句翻译。他翻译《战争与和平》时,把书中559个人物,每个人做一个小卡片,将他们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等一一注明,直到比较完整地深入到原作中去了,才“胸有全书”地动笔翻译。即使是这样,他仍然细嚼慢咽地翻译,速度很慢,平均每天只能翻译1000字。四卷本的《战争与和平》,他整整翻译了6年。

老一代作家对写文章这件事经常是一丝不苟的:鲁迅说好文章是改出来的,茅盾说不熟悉的东西不写,郑振铎、闻一多惜墨如金,巴金没有真感受不动笔,曹禺像雕刻家似的对作品精雕细刻……习近平总书记也对照作品是怎样打磨出来的进行举例说明:“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有一页写了五天’,‘客店这一节也写得写三个月’。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对比这些中外文学大师,我扪心自问:惭愧啊!

我们有着庞大的写作群体,希望在这个群体中,能有更多的人安心做一个作家,而不是去当写手。

